

行狀

傳

譜

世家

銘

頌

贊

祭文

哀誄

歸

先

生

集

七

行狀

傳

譜

世家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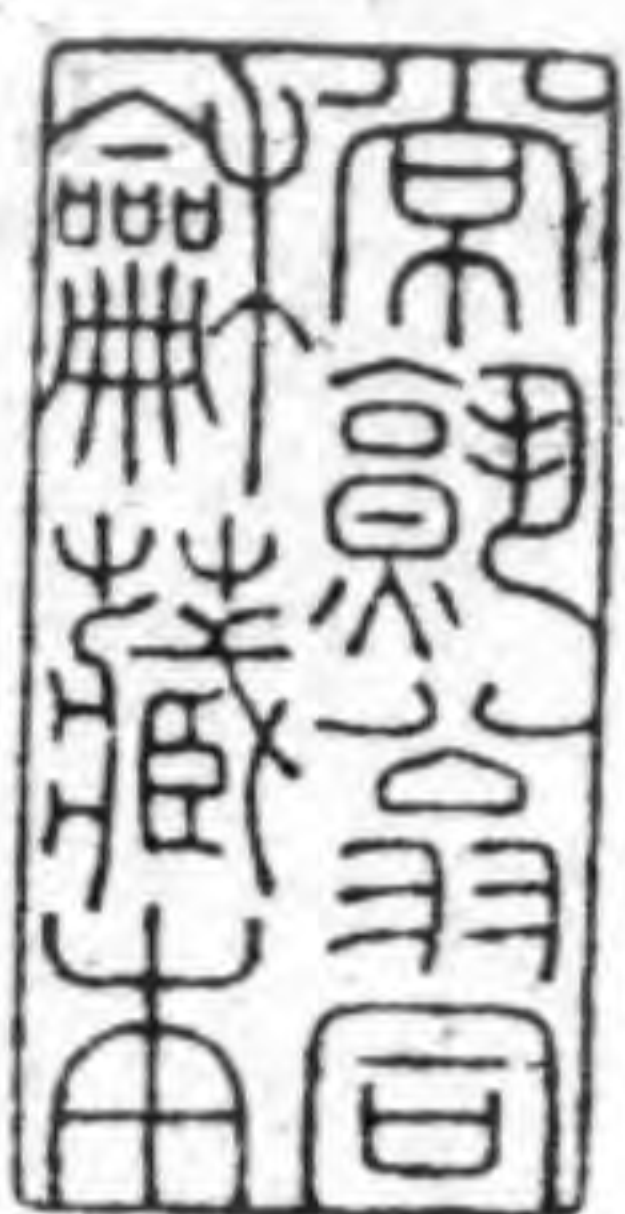
頌

贊

祭文

哀誄

呂白臨二錢校太僕全集卷



實叙

純甫之父能致書千
卷又黃先生以古文名
而今純甫日夕就學
賢矣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
傑自太倉來徙崑山祖璇父麒母孫氏先生生而奇
穎好讀書父為致書千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黃應
龍先生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日往候其門黃公奇
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
以故無所不觀而其古文得於黃公者為多先生童
髻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

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為縣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為奇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徙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廼更折節自矜節顧不屑為齷齪小儒篤於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弟嘗以事置對令

擁妓女彈琵琶似
複上聲音婦女四
字然不複不佳此有
節在

天下文章事業皆
壞於苟同

語亦宕

閱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與其徒攷古論學庭宇灑掃潔清圖史盈几觴酒相對劇談不休雖先儒有已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為苟同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己出亟為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即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吳先生年老猶為諸生進趨學宮揖讓博士前無愠色年四十四始為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鬻財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侍几傍誦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絕不為曰六經聖

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
有不必盡求也。如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
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及家二日
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月日。得年
五十有一。娶陸氏。蚤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男一人。
原長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于
于先生。相知爲深。十年前嘗語于曰。子將來不忘夷
吾鮑子之義。吾老死不患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弟
中林使子爲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
論次大畧。其志意可攷而知焉。

李南樓行狀

李府君諱玉。字廷佩。號南樓。祖某。父某。妣某氏。娶杜
氏。生一子曰憲。卿鄉進士。孫男女若干。生于成化丙
午月日。卒于嘉靖乙未月日。享年五十。憲卿卜以卒
之年月日葬于新阡。先期衰經踵門而告余曰。不肖
不敢沒先君之行。將欲稍加撰次。求銘于里之長者。
而哀荒無緒。每一舉筆。摧心裂腸。欲作復止。見吾子
習太史公之書。願假手于子。吾子弗吾拒也。將爲子
言其畧。子其文之。求賁先君于地下。惟吾子焉。賴余
唯唯。不敢辭。憲卿嗚咽流涕。泣曰。吾李氏居崑山之

見得此文高處
方可學字作文字

羅巷村百餘年矣家世業農未有顯者先祖質菴生
四子先君最少贅城中杜氏學書不就爲縣椽亡何
謝去家居垂三十年專以不肖爲念延致師友惟力
所及見邑中豪俊與俱卽大喜卽不肖所與游稍不
勝終不憚不肖素孱弱多病心獨憐之而口不言爲
人忠實無他腸與人交洞見底裏審取重諾尤好面
折人過先祖考妣居伯父所時時徒走出城往省之
或輿迎至家值宴會有不與必悽然不樂比其沒也
歛葬之具靡不悉心營辦所授田宅盡以與諸父曰
生吾不得盡其養沒吾何忍受其產耶且諸兄貧亦

自應得耳嘗掌區稅不忍于斗槩間取圭撮之羨寧
自受累乃其心所樂也今年春忽病作意頗自危而
不肖尚阻水清源未卽歸也心懸謂吾子未至病未
卽愈旦暮見吾子來吾念已懣病當去五六矣因是
令遍訪醫藥不至爲痼疾也詎意延緩踰時病與日
積五月十日不肖方抵家色已非舊歲人矣亟往郡
中謁醫已不可起矣嗚呼痛哉先君以不肖之故聊
欲營樹產業俾不肖無所顧于衣食屹不自暇逸今
日不肖獲上進冀少息肩而背棄矣嗚呼吾與子言
若是者吾悲而弗詳也余聞而傷之余始與憲卿游

以學生得雋此多事
便謂之有成此俗見也
得此一語提動便妙
只一語是大文字

見其丰儀俊清。衣裳整潔。皎然不染。坊埃時相過從。談笑竟日。醴膳豐嘉。不索而具。憲卿一無所經意。乃知府君所以縱其子遊學如此。俗今以學生得雋者。謂之有成。憲卿以去歲發解南都。府君及見其成。亦足慰矣。抑其種之之勤。獲其實而不及于食。可悲也。已。余惡夫世之。換事者。弗核故弗。敢損益于憲卿之。言俾銘者考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

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代有毅文字

李公董一時非常大役
又為先生故人故紀事以
全力赴之其文尤詳於
採木之事遂為前古
之所未有東澗謂此
文雖子長復生亦無
以過洵然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為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為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

起信皆
以姿貌

吳賦因張氏舊貫

此段與李無涉因江右田糧而言及之所以深著國賦之不平也大作乎此為文章之元氣

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為法均派折衷最為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

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賈所奏人情恒懼公處之宴然或為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歡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

承天修祿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

字：有絕大文之一損一益必觀其大意所在
詳歷諸臣名皆誌其有功也

煩瑣盡列亦見朝事

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悛幹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杜來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鏞僉事于錦先後浚入永順峒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

龍入播州真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
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
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
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
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
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
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
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
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筍人跡不到之地
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濯昔尚書宋禮及

先年營建亦必別
有所處一移宜細看
為遇事之安

此段筆力曲折周詳
似史記平準封禪書

文字

得司馬遷筆素

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
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
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
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
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
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
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
至於京師簿後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
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
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為用三省吏民暴露三

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為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
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
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
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
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
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
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
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
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
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

此大士現文人身
而為說法

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
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
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
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
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
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
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
邪許摧軋。崩峯鳥獸哀鳴。震天峻地。蓋出入百蠻之
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
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冬材。木故叢臺阿房。

極力摹寫垂戒
之意深矣

又總叙一段語簡
而事備

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
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
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
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
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
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
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
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自從
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
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

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蹠以
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
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
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
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
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
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
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
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
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廡潔不

接得渾古

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
臺門第賄荆州府募召商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
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
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各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
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
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
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
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
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
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

謹狀

勅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前同州判官許君行

狀可略 在餘集

法非幅奇逸

君姓許氏諱志學字遜卿其先蘇州之嘉定人諱慶
賜者為崑山魏氏館甥遂為崑山人子文衡文衡生
琮其季曰瓚琮子翊承事郎瓚子翀羽林衛經歷平
定州同知承事生襄教授登仕佐郎南京馴象所吏
目君之考也自慶賜始遷再世而有兄弟數人勤於
治生多蓄藏延禮耆儒沈同菴先生於家塾以教諸
子當是時葉文莊公張憲副和張參政穆沈憲副訥

核

一時名賢皆往來其家。故許氏富而子孫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學，強記善爲文詞，登仕益晚而得子憐愛之，故用貲升爲太學生。六館之士推讓焉，累舉不第。以上舍選爲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縣事，五同州、夏陽、臨晉、徵重泉、同州，以守缺。其餘諸縣，卽令去，必以君攝。士大夫皆爲文紀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姦軌壹跡，境內肅清，不於分外徵索，以阿上官意，修黌舍，勵學者，此朝邑之所紀者也。釐前秕政，革浮靡，絕苞苴，儲廩給足，傳爰精明，修啓聖名宦祠，此蒲城之所紀者也。今世州縣官悉簡自天朝，唯權攝則監

測

托

司得自用，類前世之辟舉者，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於四五，可以知其選矣。其子給事君言：今重泉、臨晉間，民有肖像而拜祀者，又言谿田馬公苑、洛韓公，皆關中名士，每見君，未嘗不加敬也。旣解官，則治亭園於先塋之側，而居之。歲時食新，先以奉親，然後敢嘗。與人交，不設城府，然不能容人過惡，然亦往往寡合。令有科徭及君家，君自以嘗任州縣，爲七品官，與爭論無所誑。令欲重困之，會給事發解報至，以故得免。君始爲太學生，遊間及官，同州沙苑，登覽華山之勝，甚自樂也。至爲

鄉社會飲酒笑謔無虛日。吳中田土沃饒然賦稅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為大官家不一二世輒敗許氏自國初至今居邑之柴巷無改也。有屋廬之美田園市肆之入又以詩書紹續及給事君而貴顯初給事令分宜已敕封如其官及是人方賀君將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已矣。君卒於嘉靖己未年六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錢氏封太孺人子男一人從龍戶科給事中女一人適張必顯孫男一人汝愚太學生女二人曾孫男女二人有光高大父時已與君家交好見家中文字有顧惟誠許鵬遠者鵬遠

妙甚

即承事君而惟誠者太保顧文康父也高大父是以與兩家締姻而大父與登仕君又皆高年為社會而君與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歲給事同余北上道中聯轡嘗以登仕年老為憂念意獨謂君壯盛未艾也而登仕卒裁踰六年君亦卒僅止於中壽給事是以痛恨焉亟圖所以不朽者以予知其家世因頗采示馮翊之政俾次其大畧存之家乘他日墓隧銘誌之文詞史館推封之制草庶於斯有徵云

按夏陽今韓城臨晉今朝邑徵今澄城重泉今蒲城皆同州屬縣而同州漢左馮翊也此文于總敘歷畧縣象處用古名後朝邑之所紀蒲城之所紀則用今名而仍云臨晉重泉間肖像祀之辭甚明白後又言

刑按序縣名可嘆此
復刑其一亦未可第一
件可恨可痛之事後
人長劫前人筆墨人
家生兒子不能讀破
萬卷則宜日不識了

馮翊之政則同州及諸屬縣皆在內地名古今互見
文章家常事常熟本因不得其解遂將總序諸縣及
二邑之所紀九十餘字盡刪之文字頓減精采錢宗
伯不選當以此故今從崑山本仍存之崑山水歷敘
諸縣中有郃陽今按上言署州縣事五則夏陽以下
四縣并同州是也若加郃陽則六矣况他縣皆用古
名獨郃陽是今縣名亦無此敘
法故斷以為衍文而去之莊識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可略

在餘集

公姓周氏諱書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蹕臨
安至貴一公始家崑山之吳家橋貴一生思聰思聰
生士賢士賢生顯顯生明是為耕樂翁有行誼學士
吳文定公銘其墓曰剛直君子生四子長諱璿是為
樂清翁次諱璣諱玉諱衡衡太學生家世孝弟力田

吳家橋一段點注
簡考

至太學始用儒雅登上舍然兄弟並以貴雄鄉里吳
家橋在邑南千墩浦上直橋並小溪以東獨周氏兄
弟居之殆成聚落無他族其南惟有晏翁壻云樂清生
四子公其季也母張氏公甫冠為晏翁壻雖在賓館
猶東西家也每入定省父母以其出壻憐愛之至則
喜見顏色少有志於學為博士弟子益自砥礪以病
不克卒業其病痰喘竟歲不瘳即瘳月復繼作然性
孝友恭謹不以病廢禮居母張碩人之憂號毀骨立
諸兒為之勸解哭愈哀惟見相隨擗踊則稍慰曰兒
能助吾衰自是病日益深樂清晚得末疾不能行又

時時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諸兒讀書於傍以更代樂
清謂能將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孫死不恨矣兄弟
友愛甚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脹與昇至家晨
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其他內外宗黨待之曲
有恩禮見耆年特加敬讓人有犯輒自反曰吾其有
以召之也置不與較自爲博士弟子不遂居常悒悒
故尤勤於教子延師禮費不少靳而規範之嚴諸子
循循未嘗識人間佻宕之習仲子憲副君自束髮至
於貴顯所至必與天下知名之士遊而居官律已當
世士大夫稱之繫公之教也其爲興化知府政成上

計得貤封如其官金緋輝煌然惴惴不敢當自憲副
君起進士出守郡至持憲節專制海南積官十餘年
依然故廬無一瓦一椽之增焉仲兄之歿也公已病
亟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復起矣恭人姓晏氏
父諱安母趙氏性端重寡言笑與公伉儷五十年相
敬如一日公自壯歲嬰病迄於壽考左右調護之功
爲多諸子自幼學時公出外卽爲標識書額自督課
之其勤儉出於天性至貴紡績未嘗釋手晏翁蚤世
諸孤纍纍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撫之極有恩晏家業
日圯趙母生養死葬悉出恭人又與公謀置田守翁

夫婦冢春秋祀焉公生于成化壬寅六月六日卒于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于成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閏九月十一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倫太學生大禮卽憲副君大賓大器女二適姚舜卿凌天惠孫男女十五人初憲副君之在興化也數遣人迎養公與恭人相謂曰居官以潔已愛民爲本至彼有甘旨之累且往來輿馬皆民力也魚羹脫粟田中獨不能自具耶遂堅却不敢往及誥封命下憲副君卽馳疏於朝乞恩歸養其畧云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以圖

報効於萬一不意構成疾病雖勉強備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之父母皆年踰六十亦時患病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無窮之恨臣嘗以是具達而巡按御史等仰體朝廷用人之意慰留調治遷延至今臣憂思愈甚乃不得已昧死哀鳴於闕下臣竊惟爲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之所自誓也然病廢無用於時則聽其偃仰於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養實國家教人以孝之道况若臣病卽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糜廩餼臣罪益深亦非朝廷用人

之意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
不卽填溝壑則扶杖進履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
疏奏朝廷勉留之尋有廣南之命不欲行公與恭人
強之上道甫視事而恭人之訃至蓋三月之間再涉
鯨波望國而公之訃又至憲副君以是自傷云。有之
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家羣從諸
舅每見輒哀憐慰藉爲談先妣生平相與淚下至今
使人有戚戚渭陽之感而憲副君又同學相知愛故
以公恭人之遺事使予論次因謂憲副君旣以卓然
有立於世而推周氏之淳德淵源蓋有所本以附之

家乘云

按周憲副告病疏情詞懇惻有李令伯之風且憲副高堂白首萬里遠宦兩聞家訃負痛

終天特載其告病疏以見哀懇不允不獲已而赴任
非以宦情奪其孝思者也常熟本盡削之殊失作者
之意崑山本刪繁從簡頗存梗槩今從之然觀鈔本
刪者不類太僕親筆復古堂刻與鈔本元稿同今仍
錄于左其畧曰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
勵行竭力保命以圖報效于萬一夫何福過災生構
成嘔逆病症每對食卽作嘔流沫盡日所食粥飯不
過一甌外雖勉強作人步語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
伏念臣父年已六十有五臣母亦六十有三俱時常
患病不能同赴任所原籍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
音問經年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父母無窮之恨
臣屢將情具達巡按御史并所轄布按二司守巡等
道俱蒙察臣患病是實但各仰體朝廷用人之至意
俯責臣子守土之常經俱美詞慰留異臣調治痊可
之日仍前圖報未蒙轉奏遷延至今臣憂患愈甚疾
病愈深乃不得已昧死哀鳴于闕下臣竊惟爲國忘
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自誓之初心也然病廢無
用于時則聽其偃仰呻吟于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

養獨非國家教人以孝者乎况若臣病即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而于朝廷用人以安土地之意亦大拂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烏鳥私情實出中悃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填溝壑則扶杖進履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此文錢宗伯汰之今仍存莊識

魏誠甫行狀

嗚呼予娶于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為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于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為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為蘇州人始居長洲後

是地凡文字

能自行其志尚必不願見童一咲

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壁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為當代名儒誠甫為人少而精悍有所為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飲是時誠甫為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為羣皆衰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成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為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

定不是世上洲應之文

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
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
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
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
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裒聚圖史子
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臥視之笑其不
自閑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
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
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膺於心固承
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

評未刻稿
獨表祝允
明一賦見
于眼

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
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先妣事畧

無一字移得別人家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
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
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姪
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
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輩蹙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
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
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

有光見家人泣

愈頃愈沙

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于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貴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

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糾緱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宮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

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
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請勅命事畧

先人諱正世爲吳中著姓先曾祖諱鳳中成化甲午
鄉試選調兗州城武縣知縣先祖諱紳縣學生爲太
常卿夏景之孫壻景以文學爲一時名臣詩書之業
以故世有承傳先祖家教尤嚴先人蚤遊縣學屢試
不第而有光後出有名及舉鄉試先人遂謝去先祖
於諸父有分獨退讓處其薄先祖以高年篤老先人
與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側日忻忻然如少年兒子

夏太常一錄見古人
作文深厚

奇

於田園日居其序
則於行已厚矣故
曰不患貧而患貧
之小

想見馮古

皆不知其老也日閉門讀書每自喜以爲有所得性
坦率未嘗與人有爭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社之風
社中人尤敬其德稱其別號曰岫雲言如出岫之雲
無心也歲壬戌有光八上春官不第還先人遂以是
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登第而先人不及見矣
悲夫以有光之困於久試祖父皆以高年待之而竟
不及及先人之方歿而始獲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祿
養所以爲終天之恨也有光仕宦旣不遂獨幸以建
儲詔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于萬一敢敘其
大畧上之史館

震川先生此慰其
祖父乃不在推封

先妣姓周氏世家縣之吳家橋先外祖諱行太學生
家世以耕農爲業外祖始遊成均而後其從孫大禮
始舉進士爲河南左參政先妣河南之從姑也先妣
年十六歸先君聰明勤儉生伯姊與有光先後僅一
年先妣比歿有光與姊年七八歲已教之小學及女
紅甚習常程課不少借先人則怡怡然也不幸年二
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東都轉運使王
三接其在禮部時封伯姊爲安人有光獨久不第而
先人春秋高先妣墓木已拱有無窮之感也常默默
自媿其姊云

此語下得入情而
妙

思其所稱

先妻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謚恭簡公校
之從女也恭簡公爲當世名儒學者稱爲莊渠先生
云先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澹薄親自操作時節
歸寧外家以有光門第之舊而先妻未嘗自言以爲
能可以自給及病妻母遣人日來省視始歎息以爲
姐何素不自言不知其貧之如此也嘗謂有光曰吾
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
事舅及繼姑孝敬閨門內外大小之人無不得其懽
人以爲有德如此不宜夭歿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天
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知矣

若作今世人不以歌
難露一耳

繼妻王氏吳中王氏多自以為太原之後然實無攷
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曾祖益讀書吳淞江
上時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葉文莊
公皆當世名卿以文字往來為締姻好屬再世壯男
子死家又苦役先妻少喪父妻母教之甚脩謹年十
八來歸不失婦道撫前子愛甚已子前子死時哭之
悲病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魏氏生時有光友
年少為諸生及王氏方鄉舉家益貧歷歲歲北上辦
裝及下第之窮愁有光自歎生平於世無所得意獨
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隨意眷屬者也今蒙恩

吾昨於石湖詩以田
園為於本震川先生
文字亦當以此書文為
於本耳

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最後一人而恩詔乃許移
封今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壤之下亦被希世
之曠典矣後以例不准移封
仍封費孺人莊識
予自臨安辭謝臺省還過弁山午飯後舟中無事
因書此當即遣人赴京受勅雖簡畧數語下筆輒
為哽咽人生之痛無以加矣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吳門後學張震維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傳

歸氏二孝子傳

崑本附旁

兩版私鹽漢得符表
章亦先生所以教孝

有後母二字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
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
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
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办也家貧
食不足以瞻炊將熟即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
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
相與言曰存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

續事友多于孝

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

和平靜正此等文字真能令人古

酷墓史記

張吳豈有子孫刻其先人集而可言孝用者且一文妻可考而也可痛

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困^{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此文參服崑山常熟本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
慧絕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
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
目爲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
油污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髻鬣喪父家計不能
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
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爲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
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忘且鴻寧以衣食
憂吾母耶與其兄耕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

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
賤之爲戚也兄爲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
終官府催科榜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
兄他所縣吏恠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
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
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履徒步往返爲其母
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爲大樂自新視豪勢眦然不爲
意吳中子弟多輕儇冶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
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答議論古今意氣慷慨
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曰直上視氣勃勃若怒

視其家勢所以能
自立讀書

沒頭腦出一語寫得
妙有聲色

羣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費金甚急。自新實無所出。數召笞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卒。自新爲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儔人廣坐間。出一語。未嘗視人顏色。笑罵紛集。殊不爲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以自見者。淪沒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乘時得勢。意氣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

從伍胥濤事脫化
終作里語妙絕

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爲之敘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江中。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爲自新不亡云。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啟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爲太倉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爲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愚。好濂洛之學。讀書常憑一几。几有孙處人。以比之管幼安。是爲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爽。贅居塘北。又

爲塘北顧氏爽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爲始興教諭其次卽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爲禮科給事中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爲人敦樸麤率任真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徃役事隱君爲之賦鴻雁之詩戾止于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媮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闕

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書有所當意每挾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今人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蚤世先屬意隱君子爲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家人持官物卽槌碎加詬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以濟人爲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已許之不變也或僞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金實爲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其直送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還之里有某宅某墓地相隣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

今人以受人賤爲耻士
君子以不自安其心爲憂

亦以居庸山人為榮

死未殮葬以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瀕海多逋稅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鄉吾不能一日亡首丘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往廬于墓側從始興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為教曰古人葬以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一不然是為逆命因乞始興君書之勒石于墓存仁為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錄司馬氏渡江顧

澹遠

賀紀薛號稱世胄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濟兄弟一時起海上竝為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即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觀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有以哉冢宰玉峰朱公以碩德元老為之銘可以不媿而通叅張先生之狀尤為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既歿之三年其子士淪葬之縣東南以為墓銘所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公贊留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橫則

強敏精悍四字為骨
文體亦象之

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
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古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
忘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士淪之見吾先人者安
敢忘諸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爲傳予讀
而悲之爲敘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
元忠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家于蘇州之崑山弘治間
割崑山之東爲太倉故今爲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
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曾祖汪潮陽訓導祖鑾封
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寬舉進士歷官至廣東僉事元
忠生而敏慧僉憲公奇愛之初爲錢塘令元忠方五

六歲携以之官每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禮
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爲臺檄者元忠從旁辯其
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留年十九補學官弟子
員等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幾中南都
鄉試學士內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尪弱多疾藥
餌不絕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於學蚤歲得舉而
尤能治家其遇事強敏精悍總理操切無所縱貸僉
憲公其始宦遊在外迨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賓客飲
酒而已故與僉憲公交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爲不
可及云自初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宮不第卒時年四

傳腹語乃在侍尾其
位員有思

十三元忠爲人楚楚門內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嘗
解帶與人語纏纏不止也
贊曰予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
在所親家飲酒使人訶之曰是必談我已而酒次郁
君果言元忠必不可起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
粥談論竟日其精強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
士可必得以其所爲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
困蹶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榮字宗肅世爲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

閣

舉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
子儀國子助教表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格南京大理
寺卿律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
令楊名父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爲構亭
虞山上獨時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
云大理生沐贈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爲人孝友入
縣學以德行爲博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
公遊後中南京鄉試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高陵
呂公並以八座居雷都開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
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單縣知縣單瀕河而地窪

下每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
之君至適盜決者木將泛率丁夫伐木增椿晝夜捍
禦卒以無虞少年爲胥卒趨走縣庭候伺短長規爲
不法或以爲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不宜豫逆之撫
以恩信皆感激思爲用山東盜賊多逃入單縣界中
單人爲囊橐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爲君耳目盡獲
之院司所下逐盜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具申報
上官以爲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畝歛以錢民
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兵自寧武關趨太原
聲言欲向山東都御史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畱單縣

令轅門會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

殫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恒以理解之有匿稅
者爲案籍人人閱之鞭扑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歎曰
此豈古頭會法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孝豐迄君
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
永州在楚越間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臥以郡事委
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
實之所稱者云爾宗實父涯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
爲子晚得宗實君撫而教之今爲鄉貢進士
歸子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

從祖母之外家蓋聞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亭者已蕪沒於空烟翠樹間矣於是識永州君恂恂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吉來朝過予邸舍權飲上馬去予顧其弟言君近形神不偕久官勞悴而致然耶抑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永州悲夫仕雖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於先人矣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爲安陸人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爲興府良醫事睿宗皇帝父戴隱君歿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

別一種點注

視其所表視其所存此讀古今文法也

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
人徐氏夫亡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歲卽錦衣也家
貧克勵清操以拊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
錦衣家有高節之堂
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中舊臣皆用恩澤升錦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
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
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爲
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人問學常保護之御
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禁繫累年三人已
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今日乎聶尚書

以不言所以作波亦史記法

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弊謝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其清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

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薰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藏文字爲芟其蕪而歸之賢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

○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遂占籍于邢今爲邢臺人祖壘宣德間以鄉進士爲

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灤州數歲病思歸子整上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觀政大理授戶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卒爲圍公皆率衆守禦以解去正德初權九江稅劉瑾愛幸蒼頭奴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絕不爲禮時瑾怙權流毒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于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爲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爲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

永感一段文生于情

烈起猖獗甚。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公知兵請以爲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河南左右叅政。潁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潁川人感其德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具銀千餘兩。覈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尋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爲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陞一官必

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郢人張得才爲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旣歸所蓄書數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府。今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府爲恥。子弟歛戢市無綺紈之遊。繇公之化也。

清南道心河渠尤深

何必進士

以書經別駁名當是辨
定古今之真偽身信談
書人別駁二字亦實與
不流凡

輕財收郵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產界之縣中有事皆
來取快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
未嘗宿留於中皆敬服而怨讟者鮮矣初洧水東折
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改濬以達於河扶
溝人賴其利為之語曰洧水淤老幼啼洧水通賴杜
公居士於家事不訾省聞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
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清南文集清南
詩集北上藁南歸藁西行藁五經韻語書經駟駟彙
集醫方若干卷君既沒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
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為邢州司理隆慶

三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為司馬因探
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清南詩意其
人必超然埃壒之表及為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
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
規謏謏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為官豈能辨治哉化
中蓋深以予言為然云

〇〇 周封君傳

周封君者廣東按察司副使周美濟叔之父也其先
海虞人後徙崑山之茆涇祖父好道家言人稱為玄

真呼作封君

感慨深

封天今日者而以自推
命七十九一履作波
值者多矣豈皆驗乎

文字總患不得潤不得
潤者患不得細不得細者
患不得實文至於實而
古今之能事畢矣

險哉幸哉

諷其父年高而不歸也

此文略以地為脈得司
馬法之深者

本公封君自茆涇入居縣城馬鞍山陽馬鞍山里俗
所謂玉山者也故自號玉川云濟叔少時封君口授
以書比數歲遣從師學暮歸輒燃膏令從旁讀誦夜
分乃寢率以為常及濟叔入郡學念已自能進取遂
不復閱省日取醫卜地理星命書觀之尤精小兒痘
疹決死生晷刻不爽晨起焚香拜神忌日祭祀常感
傷悲泣其為人誠樸任真子貴猶淡食布衣與人諄
諄皆平生語人尤以是敬之自推命數年七十九適
生日值其所生年甲子喜曰吾當增壽一紀可得八
十九至期設祭祠訣祖考無疾而終初濟叔為尚書

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
門謝恩觀者歎息內侍引入禁苑徧觀玉堂神明漸
臺泰液之勝餉以內珍曰封君謝恩者蓋少况年逾
八十健爽如此者乎掖送出長安門而別及濟叔出
僉湖憲封君尚隨居斬黃闢也此徙蜀藩送至長橋
曰吾老矣不能從兒行也且暮遲汝歸耳濟叔至官
奉救督理黃籍遭迴二載及海南命下即上疏歸養
下隴坻倍道行至家逾月而封君歿

歸子曰濟叔嘗為余言在蜀時按行所部經邛笮九
折阪又登峩峩山雲霞飛湧其下下視東吳何啻萬

里。詩有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夙夜無已。猶來無止。余論周封君事。蓋傷人子之志云。

東園翁家傳

東園翁馬勗者。字文遠。長洲甫里人。翁蚤孤。事其母甚謹。出入必告。初好內典。有賣餽者。勸令讀儒書。遂通詩易史傳。洪武中。涼國公得罪。尸於市。翁時遊京師。哀之。往觀。歎焉。幾為邏卒所縛。大理寺少卿胡槩巡撫蘇州。翁為鄉老。胡卿對眾有謔語。翁諫以為非。大人在上者所宜。胡卿乃謝之。邑民虞宗蠻以豪當簿錄時。巡撫無行院。居臨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特

何處得此賣餽者。然曰
與亦不易。法身。讀何負人

法翠雲一段得烟雲披
拂。妙相三子。般羅活
涉。謔而疎有政

國初鄉老其權如此

為宗蠻請。胡卿曰。當問馬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姓也。僧乃私許翁百金。翁起便旋。搖其首。僧以為少也。益之千金。翁竟不許。遂沒宗蠻家。他郡送囚至。皆已論死。翁知有冤。不及白。意常恨之。臨安關吏苛留人。翁從胡卿入。抗言之。關吏誅死。胡卿養鶴。市兒不知擊死之。逮及其父母。翁以市兒為家僮。携之入見。胡卿乃以死鶴予市兒。嘗為胡卿規建書院。即今巡撫行院治所也。翁與人有讐。會舉鄉老。其人慮翁居其間。置酒試翁。翁大言曰。是宜為鄉老。其人側耳於壁間聽。因喜躍出曰。翁不計吾怨。遂與交好。翁蓋謂

翁之亦以才勝可知

其橫亦可知

其才能堪之也。其不私類如此。翁雖以鄉老時時從胡卿而好讀書，築精舍于眠牛涇，遠近來賀，至以困貯菓郡，別駕張大猷登拜於堂，扁之曰東園。故甫里至今稱東園翁云。翁與徵士周谷賓、鄱陽令趙宗文交善，皆甫里人。谷賓姚少師薦至京師，以跛辭歸。宗文洪武間舉人，林辭以母老。永樂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薦為鄱陽令，嘗為翁作翠雲朶歌。翠雲朶者，東園石也。翁三子望企行，望子景昂，景昂嘗相其三子曰：伯有錢而無權，仲蠶眠有錢，季鶯行鴨步，當以萬計。其後皆如其言。果為楊氏贅婿，不為舅所禮。夫婦

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奮積貲鉅萬。馬氏蓋興於成化間，後諸子皆能繼其業，遂甲於甫里。為長洲著姓。諸孫淮以太學生調官海南，還七十餘，好學不倦。瀚太學生，好尚文雅，用拯為諸生通史學會，孫致遠南京鄉貢進士。

贊曰：余論東園翁，悉載用拯之詞，蓋以為其家傳不傳而畧焉。用拯，余女弟夫也。余聞吳故有大理卿熊繫巡撫類，以没人產為事，吳民冤痛。今馬氏書謂熊為胡悞也，以繫之酷，東園翁事之，覩死鶴事，其所匡拯豈少哉？是必有陰德，宜其子孫之盛也。

考大臣年表及江西

此族亦不可少

人物志皆作熊槃何喬遠名山藏云宣德初使大理
卿胡槃巡視應天諸郡槃豐城人本姓熊以從母適
胡因胡姓官終右都御史後復姓亦載馬勗事與馬
氏書合諸書記事從其已復之姓先太僕據之故稱
熊槃馬氏書但知其撫吳時之
姓故稱胡槃皆不為誤莊識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為居
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
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既善治生產於其父
業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
貲以為三兄弟不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已所創為區
別也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

悔其用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為
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為何長
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遡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
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
有劉氏為甲族故長者與為妯娌長者所以能撫孤造
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于婦人凡長
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
十六奉養備至為人平恕有夜舐其篋者物色之得
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
無多無用窮詰為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

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淵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
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
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
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釣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
楹，有釣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
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頽然，昏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
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

高房山之水筆也

奇文

遠客句不達當有訛

聞然余逢人輒問釣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
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
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
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
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僚慄野草
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
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
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
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始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
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

竟不言其姓名奇甚

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
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
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爲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
寡家貧欲爲縣書獄母曰爲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
獨不可賣蛟烟凉筴遣日乎可茶願爲醫其女兄之
夫沈氏顛顛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
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
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效饋鮮菱者如

故入俚語用以為戲

以可茶之孝施之於
醫此二語是文旨

僊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慈之兆耶可茶醫
果日進求者屢滿戶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卽怒
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旣
責其飲酒醉卽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
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卽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
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卽
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爲己子而養其姊三十餘
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
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
十年冬子兒子患疹可茶爲撒已事來自練城三十

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爲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爲不可用時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秘不言以爲有神術竊窺之卽陳氏方也然可茶守丹溪之說自謂恒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茶名卿姓蘇氏

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茶之孝施之于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鹿野翁傳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善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爲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朗誦大禹謨咎繇篇欽衽以聽焉又嘗爲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爲善鹿野翁爲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爲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爲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余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余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余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

讀此等文須見其
不苟作

終不言其書若何

求余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未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亦足稱哉。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上谷後學董正位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傳

○○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益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壽二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為瑞草芝之應懼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所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為絕水

餘事先提事奇
文亦奇

米字住詩奇有精

樂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墮蹙曰視
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
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
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
俛首竊淚下聞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
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
年從師士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廼有賢婦異
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
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

者

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
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妣憐之意欲令改適
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
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
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
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
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
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

洞庭彭蠡廬山白鹿洞此何與韋節婦作者云趣可想

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卽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旣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于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旣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子嘗從韋先生游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踰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

說得此一語定不是凡女子

贊言濡忍以俟其
母之終此是學問不
卑任氣節後傳所
謂非一時感慨者所
同也皆妙法

聞病人瀕息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
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
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
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為身訃婦曰吾與若易處
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
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
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
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
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而沒水色如生兩手持
葵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

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
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
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
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
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
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計烈婦傳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
年先是南詔山賊流劫江西湖東西殺憲臣三省

以得死為吉祥

此兒壬戌進士庶吉士
誤死不誤不妙 沐浴
更衣下教後此處却減
不得故文亦無定相

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爲平遠平遠
時新建王君開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
賊突起將過江閩爲患時初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
孛寄壽昌與賊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搗仙
花峒擒斬賊首復與賊戰爲其所困賊因遣間至會
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卽沐浴更衣告天曰吾
夫爲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
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笄自殺
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
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

爲兵部職方郎中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
尚書爲權臣所悞不出兵因以論死王郎中當隨坐
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
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
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爲而王君有父風
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謙亨嘉靖四
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
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爲詳蓋兩家詩書
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
同也。要之王君蒙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

王君以列婦增重亦
情實

微詞

贊佳

烈婦之死為之增重云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湖州安吉孝豐人吳祥九之妻節婦歸吳氏時年十六而祥九年十八間歲祥九病劇節婦割股以進不瘡祥九竟死節婦每哭輒死復生見者皆為流涕終日不離殯所比葬設几筵居幃中哭泣如初殯時舅姑憐之為好言勸解皆不答久之父母謀奪其志即大慟閉戶引刀截髮自誓居三日忽晨起出戶走數里之祥九墓山深無人多虎狼獨居塚間哭不絕聲諸大人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

為買後則安分田園則推不多取此誠清神清骨清不爾安有淑世未有不皎然于義利而能自立持天地間者

年難守故計今他適今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強因為置後節婦遂安之祥九與其弟有分節婦獨取田數畝才足自贍而已曰叔子眾吾不可以多取舅姑死喪之六年如禮吳氏大族其尊與舅姑等者事之如舅姑蓋年十八而寡至七十二而終為祥九後者弟之子曰惟一隆慶二年冬其從子維京倅蘇州為予言其事

贊曰予聞沈節婦不獨其志行也至推分其叔柳亦退讓遂遂有禮矣余官雒城往來茗溪欲泝茗水上天目山過訪孝豐吳氏會遷不果蓋其家富貴多巨

遠

甚言富貴者皆不足道

公長者矣。至如節婦之高行，亦安可少哉。亦安可少哉。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真真，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子，因語蔡媪，後毋舉女。及蔡媪有娠，父夢異人授之玉珎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爲奇，乃舉之。卽蔡孺人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及歸朱公。朱公時爲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朱公父母在堂，兄弟五人，皆同爨，孝睦之譽洽於閭里。朱公爲御史，受誥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爲諸生時。

不持官中鷓鴣歸

參差子與女二移示
自好語出物見自然
可傳

始朱公舉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爲二千石，皆以清廉著聞。福州廨中有鷓鴣二，其子察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竟不許。朱公卒時，察卿九歲，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女吾出，然終爲他家婦。此子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祊。故於察卿教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時或加笞，已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瞽女，孺人爲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卹其孤，嘗寄人黃金，其家遭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媪昇來。及歸時，或勸

鎔之而藏其贏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卿已成立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疏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釵衣辭訣謂察卿及其女曰吾死毋遽哭我以怛化俄頃整襟而逝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云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著風節及觀蔡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攻文有孝行不媿賢母之教云

俞楫甫妻傳

俞允濟楫甫妻周孺人生而令淑明敏其死楫甫哭

擬得明幼

之悲甚女子死不以色愛而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人者也孺人祖倫刑部尚書康僖公父鳳鳴大理寺左寺丞母顧氏封宜人孺人少通孝經小學歟見奇警大理公曰吾得生男子如此女足矣有以錦綺來市心欲之而不敢言大理公知之謂顧宜人曰壻家貧女須荆釵布裙無用此也孺人慚後常却袿麗不御初楫甫父璋與大理同進士卒官評事宦不遂而周氏父子官顯門戶赫奕而楫甫近衰落孺人恬然不知為尚書家女始病日侍湯藥喪之盡哀楫甫有兩兄同居三十年娣姒間絕無嫌間楫甫從父官嶺

世未有尚書家女而然
盡婦道者世未有尚書
家女而不可盡婦道者
知與不知之辨也

作文字須自作此文字
字作文字須不作此文字
字作文字須不但作此文字
文字須自作此文字者
達也須不作此文字
託實也須不但作此文字
者託達也

南觸瘴霧獨遺一女子還孺人育養齋嫁尋死復為
治葬具治家儲待米鹽賓客張具必盡其能見里媪
慰妯未嘗以色加時縣胥以稅糧為奸利巧設方故
以疑誤人謂之改兌楫甫亦惑而從之孺人曰此雖
獲少贏後必悔未幾事敗楫甫甚不樂孺人曰事豈
可復悔耶第償之而已大理既歿家大有疑事顧宜
人輒就問其女蓋推其明識也卒年四十三

贊曰余聞楫甫稱其婦如此問其姻戚良然女子賢
異於丈夫而行顧不外聞人以是輒不信余嘗再失
婦有楫甫之悲而不能以告人其悲也獨自知之而

吟一作泣

已昔雍門子吟而孟嘗於邑事固有相感者悲夫悲
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嘉定曾侄孫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黃帝而別氏姓姁氏其後分封以國爲
姓有夏后氏夏今陝州夏縣禹所都因以爲有天下
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革衛有夏戊夏期而陳別有
夏氏以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媯姓之後也楚漢之際
陳餘爲代王以趙王弱國初定自傅之夏說爲相國
守代漢易太子夏黃公避秦而隱留侯招之出卒定
漢嗣夏寬從申公齊魯間受詩事武帝爲陽城內史

以廉節稱夏恭蒙陰人習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爲郎
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謚曰宣明其
子牙舉孝廉鄉人稱爲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
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儉同被詔捕爲黨魁變形
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
於洛水而異之夏方者少喪父母負土爲墳虎豹皆
來馴擾其傍爲五官中郎將除高山令統方皆會稽
永興人也夏孝先桐廬人嘗廬墓有野火延燒近墓
孝先悲繞號慟鳥獸羣以毛羽濡水撲滅之宋夏遇
并州榆次人爲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歿子守恩天雄

泰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謚忠
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軍節
度使謚莊恪公並寵顯於真宗仁宗之世任西北邊
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於契丹子竦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謚文莊公子安期龍
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
以才居邊任夏執中袁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
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
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秦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
恭皇后國朝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爲皇后者三人

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爲簽書樞密院事
夏貴爲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竟以兩淮歸元
爲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琦死焉國朝
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爲元帥總管功在太常者
五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陽人而夏元吉爲戶部尚
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爲名臣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
謚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徙也蓋禹之
後別爲姓以百數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
寘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爲天下山川神主聲
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勾踐興其

後有閩越王無諸粵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而繇王
股等猶爲萬戶侯而桀子淳維居於北陞世爲北狄
主雖在蠻夷皆爲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禹崩會
稽杼封以爲世祀二十餘世至勾踐及無疆滅於楚
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爲君王居海濱無疆
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旣郡兩粵而姑粵區
句章吳門餘後黃林餘不甌鄧猶皆越之餘也故夏
之著者在會稽今吳郡夏氏當方谷珍之亂其家殲
焉亮方孩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冒其
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以其故

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曰君實
父曰文通亮後以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大夫太
常寺少卿葬馬鞍山四子昺昶昽昺昽字孟陽以薦
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丞送徒天壽山坐事謫隆慶
復召爲中書舍人昶字仲昭少爲諸生事訓導盧從
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黨與及從龍諸生逃散昶
獨不忍去人高其義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太
宗皇帝愛其書日被顧問上嘗以其名昶云日當
居上改昶爲昶故世以昶字皆作昶云 仁宗皇帝
在青宮與舍人朱孔易秀才凌晏如並直東華門時

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昶預焉詔昶書北京
宮殿榜會脩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書 上親第
昶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事正統
中纂脩 仁 宣二廟實錄書御覽諸書及 皇陵
碑知瑞州入爲太常寺少卿遷本寺卿後累加正議
大夫資治尹中奉大夫昶善寫墨竹妙絕一時海外
朝鮮日本暹羅諸國爭重購之爲人灑落篤於倫誼
初昶成隆慶昶亦從坐昶徒步往省脫昶於難後言
于院長薦昶授中書舍人昶居翰林二十餘年其子
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掌絲綸當世以爲榮而

崑山本作太

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賜葬迎鐘浦昂
二子欽字克承葬齊禮坊二子寅辰錦字德文一子
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病還昌化民遮
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夏氏譜景子三人鉞字德
威承事郎以蔭讓其弟太常既老善娛奉之極亭館
花木之盛爲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濂景湘鐸字
文振以字行景進其書 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舍
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潤景洪景淮景
清鎡字德年蔭補南京光祿寺署丞葬白馬涇三子
景淳景灝景瀚景杲字季明子一人錡無後晟字季章

子一人鎰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爲族譜今序
止太常之孫其後支庶並詳於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蓋后之省
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爲
公疑夏公卽杞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
復紀惟越守禹塚祀會稽千餘歲不絕故言江南之
夏繇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氏其先胡子國於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
于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荆楚憑陵中

黃

著書心眼要在千
載已下人

夏暴橫江淮間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淮沈頓相隨
服屬于楚嘗從楚伐吳敗于雞父其後亦時從諸侯
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
其微不爲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
臣何祖也胡旣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
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于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
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爲史館脩撰代宗幸陝召問
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廼可以用兵大
曆初使新羅贈遺無所受當世傳其清德崇敬治禮
家學尤爲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

唐歸登有元筆

姚郡公謚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
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爲起居舍人十五年
不遷澹如也順宗時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
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爲讜言官至
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
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羨錢者官至
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者朝
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
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
使子藹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爲朱全忠所怒貶登州

提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八
六
司戶叅軍同光初爲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致仕藹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至于宋無紀元有曰暘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潁州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爲亂劫暘守黃河口暘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入朝順帝加獎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蓋自秦至于唐而得宣公一人傳子至孫自唐至于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者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

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譜咎繇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於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貴盛爲吳人而集賢寔居汴梁不知汴梁是何別也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爲多吳中之歸皆宗宣公有光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客藹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今太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別者居吳縣或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作譜記一謹字
為宗

吾歸氏之譜既亡吾祖之高祖始志其里居世次而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客藹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於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各諱不可譜也又曰曾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仕河南廉訪使天下亂失官稱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徙崑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攷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已先亡

事嫡母甚孝處兄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峒數處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貌甚偉曰吾姓褚氏導以如巴中巴人以為神相與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此獨免永樂中以人材徵辭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繁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益精明每鷄鳴子婿方巾布袍揖而受事及暮復命亦如之諸婦小有言即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

譜不在詳而貴有
遺訓詳必以質
則核

之爲也使謝過乃已作遺訓數百言又爲書云吾少
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
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
切不能忘也爲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爲
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其所以訓如此亦可以見吾
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曾祖
諱仁字克愛爲人剛毅必行已之志不爲勢力所休
以高年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受承事郎生
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
恆至達旦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

大布置

歸氏無震川後起則
以家族聞可不懼外
子孫不可不學道自
克剛以此

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
極盛吾歸氏雖無位於朝而居於鄉者甚樂縣城東
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爲
縣人所服時人爲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
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爲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
弟出常乘馬行者爲之避道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
氣士大夫多爲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
哉高祖歿於正德三年有光已生三年矣吾曾祖諱
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誦
雖奏厠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

觀先生所記載言每
在承與歲多此文字
源也

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已貲與
之竟完全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
休息其民兗州太守龔弘御史嚴明少當其意顧獨
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爲吏每公退輒擲其冠曰安
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曾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
爲山東參政有名曾祖母歸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
禮宗黨稱之曾祖嘗夜臥聞枕間有鐘鼓聲及卒柩
上有聲如鸛曾祖母未幾亦卒有光受命於吾祖而
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爲陳氏萬戶至正辛丑
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
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
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己卯燕兵
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
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按兵
月樣橋追敗大軍於莫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
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堪陞指揮同知尋陞北
平指揮僉事破廣昌庚辰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
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辛巳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

書法森然

軍於夾河大戰藁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
西水寨敗援軍壬午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
南橋小河填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
靈璧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
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
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亦有熊
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
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
文卽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媚咸
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

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兇內奪九門外
攻居庸追戰莫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
寧捷於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洲威深夾河藁城西
水小河靈璧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勲疇咨於
衆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
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
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
志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忌爾功爾亦無忘朕訓
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

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嘴敗瓦剌於蒼唯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鹵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居京師一日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驂命懸本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旣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

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良父旣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良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竟得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爲人汲水比都督府求爲興安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良僉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勳嗣乙未勳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參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世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

騎臨城內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

京贊曰予至南京嘗館于興安伯家觀太祖太宗

所賜鐵榜板榜其于功臣訓戒切矣河山帶礪之盟

宜與國長久而當時封爵存者十二三興安雖式微

其世次頗可敘述云按諸刻及抄本敘事甲子皆誤

辛巳敗長圍軍為壬午破東阿至入金川門為癸未

與國史皆差一年未知為其家文字之誤歟今據國史正之

之而未及詳考歟抑抄寫者之誤歟今據國史正之

贊語諸本各異崑山刻本以興安伯勳齋金入京求

嗣事作結常熟本有興安伯死子幼門

第荒涼等語今皆不用獨從家藏抄本

記壬午功臣

文字異同正可參訂新不可改事有類是而寔非者此類是也如康辰歲誤當去注存疑改之非也凡校書當從一本而附諸書異同此刻誤在凡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

或因或革而三等之祿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

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

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寧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

城襄城新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靖

成國朱能 淇國丘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祿一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十有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真

一千二百石

羽運

運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

三千石世伯

安平李遠

思恩房寬

世伯

六百石指揮使

伯十有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巖

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淵之子

忻城趙彝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濬 新寧譚忠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汪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二千石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瑞

九百石世指揮同知 一千石世 世指揮使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崑山後學 黃 陸時通 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銘頌贊

△○為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為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
 吏部尚書余公熈盧兗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
 子僉事且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
 誠足以為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為非
 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
 况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
 謂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

此等言句不身歷風
 霜世故讀之如嚼蠟

似不指一人

歲典亦供薪米却

羊下寫得出不曾見
有意人誇一生不曾與
衣少年讀書時將此
等言句較量自然有
箇出身處

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為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沒。嘗自為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已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含幼子夭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為御史劾。當改調。幸

古人以過情為耻。今人不過情為恨。故當投筆身最可駭。而前此所無者。刻錢乞文一事。思之。為維持世教。而乞文則勝緣耳。

為人子能知其父之言。便足當知己。求知己于茫茫天地。難而求知己於一家。尤難。又似指一人。

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於家。自念居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眾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少譽之過情。祇資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壙石。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為善最樂。每愛其言。學而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為善。實吾之所遺也。予讀其辭。真質可愛。信乎其為有德君子耶。先生沒後。十有四年。子秉端即其室。扁之曰。為善居。觀其所以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歿。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九
玉山之闐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
抱朴含淳彼何人斯汨其羹倫為夔魍魎白日見形
自彼小人駭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為風塵于車上舞
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
為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
於文先王為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
綉莞簟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鞞素
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悃悞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

立言亦素當公之時
國家已一百七十餘年天
下亦少文矣此二語有深
遠思致

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
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
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
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
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
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公
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為之銘曰

顯允康僖彌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
揭我堂廬豈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
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滔濫靡制逡逡太僕

非慮世安得為大臣
非慮世安得為文

克茂厥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圻鎮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鎡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遜降為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王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為親睦永樂間王獵于釣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

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之復剖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顙天乞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聞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異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是歲嘉靖十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樛益修學知名當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迨向歆駟駮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主

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成實同母脈膺之

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覩兆祥集祉施于鎮

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

行昭我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賁

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按紅

楚元王之後向歆之先世也名富舊刻誤作紅陽侯紅陽侯乃王立王氏五侯之一也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箬以袞冕玉册册宋康王

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國矣

紹興君臣何與聖井此得文字之源非湯作者

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與

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

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

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

帝號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觀其故宅相傳其

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

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感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墜耳

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

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
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并建康所記

書齋銘

此文較醉翁亭凌雲
甚等篇孰高孰下識
者試乎心論之
起一段細寫好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
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
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
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
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
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闕然每至深夜鼓鼙
鼙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

羅浮靜坐十年不
如一日真實讀易該
易全書不如此看用九一
又

耳也項脊生日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
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
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
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閤
地藏神區鬼與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
山東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
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
去之勢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
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
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

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
脊生日。書齋可以市。屬市。屬亦書齋也。銘曰。深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墮
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眾憧憧
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
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
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
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
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濤。火熱水濡
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
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堦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慙。藩籬已多。去之何適
皇風旣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某別自號清泉子
蓋其居地名馬領清泉云。予攷袁郡圖經有大袁山
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

又別有袁嶺以爲袁閔嘗所隱處閔汝南公族無繇
至此史稱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當在
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
先生自托於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
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嶺演
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狼東岡岡之南爲石鏡雲
峰峰之東爲南峰南峰隔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
馬嶺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
頃予愛其清泉之名爲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

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上元于世美堂以皇慶

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
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 順德府几銘

余爲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
大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于太守乞得一株以製
是几銘曰問治天下何異牧馬挾册而狂自同亡羊

銘序沙

倒柳事可傳

噫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太行石銘

余有事黃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庫者尺餘慕東坡先生之高致携歸買盆貯水供之而為銘

聞昔大士坐此巖龕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徜徉吾安所從我慕東坡願作此供以四海水貯於盆中

其二

是石尺餘太行之遺置一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豎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

貯盆中為几案之供其二猶倒臥壁間皆勒

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携其四以歸蓋嘗

時至清河涉江淮舟苦風飄須石以鎮之雖

米南宮之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

高風云

中央古帝久已死日鑿一竅不肯已儵兮忽兮尚娒

煖吾學老龍惟隱几

其二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濺沙土中混沌古色巧嵌

職官攷

空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相通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松江新建行省頌

并叙典則

自諸侯為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各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即參知政事之舊也猶

山東行省之名今所不曉

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警公敷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華亭之境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者也蝦蟇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天子南顧之憂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衽席之上因松

管音奈說又法管日無光也侯
音該說文奇侯非常也方言非
常曰侯事

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廼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
即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
遂作頌曰

明明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
年帝命不改蠶爾島窮山阻餒來求衣食生此罪
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
江湖海之滙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
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冥海波
濤風雲埃塵曜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番鬼敢作奇
怪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為天子宰公之

勲庸銘于鼎彝

〇〇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并叙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
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
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
頃倭夷為患朝廷并敕以關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
國前世為寇絕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
接於閩廣首尾聯絡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
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
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

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
諭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畧謂海外九■黠■唯高麗
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
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
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
潰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
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
惟慎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
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
左方伯陟內臺膺巡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宴■氛

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
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
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
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
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爲命也巡撫舊
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海瀕州縣道里之中建
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
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
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眉壽黃
耇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

於皇宣祖纘運休明閱是元元肇簡拊循于時文
襄卓為名卿前有忠靖立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
新惟申與呂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
壩世樂耕耘蠶■恍惚陵水來侵天子曰俞咨我
元臣寇匪外至孽由内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
吾人毋訖於兵公拜稽首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悉
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
迢東海依公為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魁星贊

魁枕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

作俗題法

犖犖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於內
家子敬大父為廣東叅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叅議
盛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
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
口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
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
公像示予請代為之贊

不是汎作像贊
故善讀前輩文
字使人減筆墨

孰傳斯像蓋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

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弘玄先生自序贊

贊曰弘玄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士舍生倅霍邑夷陵今世爲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爲盡办人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爲兩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爲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旱饑命先生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

米久逋王使人篡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奈何取以爲已奉卽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兩旁立稱停裏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晉人以甦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乘垣騎危呼曰今日不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判官言是也盍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相牽携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先

生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
詬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鈎考籍
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
以爲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鳥者羣
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
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
嘗見先生所見實鳥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翹
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且日民列狀請建
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耶先是州有四
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簾樓中

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餘燄
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產實沈臺駘黃熊之論
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巘如翠
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
帆蕩槳出沒于蓮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秭
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
先生時攝守爲之刊山麓決沮洳自陡波溝縱橫而
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
渠記皆先生自爲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萬人
止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卽如陵上不以朝暮聞礮

聲輒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役。輦夫先生亦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鴻臚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爲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鑑金置苞茗中。餽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自畫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獎之。夷陵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

河亦有風濤之厄。先生爲作黃陵行祠。按黃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黃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黃陵廟旁有黃牛祠耳。蓋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陞開建。令不肯赴。僦舟還吳。以舟輕。夷陵人舁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吳鬱林太守云。

王氏畫贊

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畫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

謂影於帝青之珠身

冰淨此為吾妻畫也。又流涕誦楊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葩兮，援余手之鵝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

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畫，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為作此畫，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

姨以為真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楊子雲處，伯施語未能畫也。涕泣而為作贊曰：

哀窈窕，思關雎，杳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禹航後學嚴沆訂

戊午夏讀此集未竟入吳已未秋復寓水村讀至十九卷印色紙枯易朱以墨十月十四日記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此等文字大力量大體格
今人不能作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為文以壽公。予序公為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畧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為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蠖屈於南宮之試，予亦瓠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蓋相斯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

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蒞永康民載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奔走江湖啓處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率屈以義于越之臬遂視南海離政既通黎亦知悔受節章貢威稜日著帝用簡在命端臺敘公起諸儒武服之共愛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猗旌旗一麾首駢頸繫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歿垂四十載上習選悞孰知

敵愾海島小夷敢齟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鼎鼎惟公孝友宗黨所稱况復才傑起慕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可略在餘集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謨年踰弱冠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剝七上春官每進踟躕鄉里輕儇見謂為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予遂被首薦冠絕羣儒向之嗤者自愧鼓篋吾崑各是世產瑾瑜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

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儀曹廓然天衢
天胡中道頓蹶駒駘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
且異夕殊惟我吳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
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畫錦
忽聞惕呼捐金散糶以卹荷戈厲志循城卒全其郭
衆口鑠金武夫睢盱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
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丘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
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祖於婁有肉在俎
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呼尚享
錢宗伯不
逸今仍存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
六策臨軒唯崑爲縣僻在海壘三選大魁公出其間
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爲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
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
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
不競於榮卒以資敘乃躋六卿旣長天官居於洛京
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永賁丘園令譽日隆海內企望
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
云胡不憇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卹寔崇人臣之
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恫莫此湑湑以告殯

宮尚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迺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方當計吏之僭。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紉之發。適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歿又僭踰。獲換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答公。亦無媿矣。敬陳洞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

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恢廓。而屢箴其微窄。然自公之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譟。而先生依繩循矩。以無失。蓋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魯與商也。之不及。唯先生之孝友溫良。真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出於戶閥。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漸色。中耿耿欲有所為。外靖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黨之士。蓋二十餘人。並哀然。以北既無拔茅彙征之期。而有北風携手同行之戚。

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罹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
蓋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又何異於一映睹旨
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嗚呼哀哉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歿養吾
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懷之腎腎人生富貴如花
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子蓋莫不然所爭
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
未葺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子于世人居聲利間混混與衆如玉與硤彼市
道交朝醜暮妍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
是專是穠是菘不知豐年憶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出
父俱有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收甄風雨淒其旅泊
蕭然子爲父泣父爲子憐二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
有待君胡溘然後乃萬鍾何及當年凡爲子者誰不
痛焉

祭唐虔伯文

代

嗚呼黃鵠摩天一舉千里蜩與鷺鳩榆枋而已孰云
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于此顧視童嬰凌空

此從父子間口情

出羽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斷斷行則方履語則
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
後學退讓逡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干木之廬過者
則欽衆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
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殞彭城嗚呼哀哉凡我
同門夙承奧旨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
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旌來止其誰
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于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唯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

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
宜受多祉胡以彌留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清修
周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日坐孤舟藜蕪萬畝
惟民之憂言于太史欲去其蝥民方恃賴罹茲家尤
嗚呼哀哉天靳翁壽奪我賢侯奔喪之禮世莫能錄
移其訃日炫服事昧窳吏仍踵罔以為羞丞則見星
蹈禮莫偷其仁其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僑鄉校不仇
儒者之道所聞必幽敬述民謠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既若七縮亦墜昆明不閉鄒魯同致清河

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爲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違
將父終朝永歎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聞
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沒嗚呼
哀哉昔也越鶴萬甲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鑒茲
嘉旨魂兮歸來尚享

、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
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祿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
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
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遭時

只用自家情緒寫自有餘悲

齷齪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衍衍飲食珪璋有渥於呼
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泫然府君於子
歎見高軒天若厚之又斬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
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祿文

有光七歲爲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間多故婚姻
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
下藐然二孤置之今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
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

亦悲亦幸字不安
下以此

自辛丑以來四殿南宮鄉里親戚以爲嗤笑公慰藉
懇懇未嘗不以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
俛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
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淳德
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
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
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間一月
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
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
如剡之痛且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

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怛以至於今不勝哀
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
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
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冀
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
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
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皇統壹聖
真考禮肄樂制作紛紜旣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

雍在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兩宮從
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
西苑膺膺庇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
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為多
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豐有奏訃
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榮極
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
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

慘不可讀

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鯨昌也三十
年間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
故構此痛冤萱堂既空蕙帳靡存奄及主恩懷寶沉
淪遂以窳窳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崢嶸霜天千
里玄溟慘慘令母携持子婦帷幃相屬往即長路吁
嗟造物為幻羣庶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
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
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尚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閑於安平無事

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值兇徒之叅會魑魅魍魎見形於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叫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緣夢寐以求形童髻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寔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沉沉昏夜炯炯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此六字詞為徑矣

弔何氏婦文

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子亡妻有兄弟之戚為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潸然淚下為文以弔之

語不多而叙次曲折凄婉
只是鄉里人說話
無不妙

惟孝子之獨行今世或議其為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又何乖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于今而創見兮婦為夫而自刲夫與父其一道兮夫

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今謂白首其相隨胡
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傍徨兮形
枯槁而面鰲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
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
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為之憂危
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
匹兮固百年以為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他
離予昔嘗歷此變兮况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髦
今悼往昔而傷咨况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
淋漓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
能教也麤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
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
之交忽邁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
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
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
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
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
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携二孤屬之外母

祭外姑叙其母女之情

最得體

世間文字墜地第一
病是酬應之文其間
病中之病是祭日壽
將此種文字換字家語
千字文與一切初學文
字人讀每讀百遍年
以後腸胃中俗調可以
去盡然法筆墨可效

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輶車將次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尚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趙氏夫人既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光始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蓋晚而事

公自傷其妻身
文章真則正

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人所以勤閔。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遭罹屯疾。屬公夫人之歸。輦將駕。猶扶携至家。迨疾轉亟。一日九死。乃始昇歸。迢迢至家。二十里。懼不能至。而死於中途。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為恨。今歲。吾舅始為公夫人啓。攢即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倏焉而來。倏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返於冥漠之鄉。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莽已茁。樵夫晝歌。猿狖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奇文

崑本有開元二字

○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為盛治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媿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謁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迂道齋宿縣鄉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咨為姦宄父子持權瀆亂天下一旦殘夷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先皇神武雄決蓋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繫皇不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撲其方

○ 誠欵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憫不顧避賊臣切齒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整秋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歲薄都城犬羊虓呼噬嚙生氓廟議失策以冀緩誦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鳴劍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鋏骨曾不畏爍間關萬里諤諤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先皇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歘忽未及褒美天子明聖思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諡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

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僚遠集何日觀彼踉蹌嘿嘿自叱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黨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皇家猶有英靈摛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遙見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逝然無文字可考獨以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爲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

得情得體

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虬螭之援民既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巴願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某年月日告於崑山縣城隍之神惟神不獨仔護縣邑又以為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

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齒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為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

漓相劇相乃以至於今殆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嚙而淫及於無辜之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織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取也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構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維此雉城卓為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為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殃有光自惟帥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為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霽霽萬民懽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

休祈

○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為吏之事獨遵孔氏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鑑臨者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即賜之甘霖四野沾溉綠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為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願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之不能久以事神然一曰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於今日祀厲即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令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干祈禱莫應闔境憂惶莫知所為令今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今祀厲敢復瀝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若能督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為人和易修潔爰自登朝敷歷內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挫以至為大官會天子新建紫宮載度弘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歲採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謚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駸雅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為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俳優軋茁銑谿虬戶爭為古

置身此時乃知此一言之深若

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爲善處世以能
至大官。余獨知公。蓋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
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
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公者。必道公語。
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
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
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慇懃。手書兩
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
覺而訊之。以爲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之
別。不一見。公爲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

同學於伯昏瞽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
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
公賢子產。而余媿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
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
而獨公之知我者。炯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
遭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緦麻之服。以其服哭之。
禮也。其詞曰。

昔甯戚歌于牛口兮。桓公舉火于昏夕。驥明跼蹐于
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筦夷吾之見。遂兮。鮑子終不
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兮。何顯晦之殊職。

履星紀之屢周兮誠欸欸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爲毀
譽兮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寧徇世而拘
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
恂恂兮莽馳驚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
誰使乎宗之奈何乎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涕之無
從宋人嘗譏作文喜換字者以金谷爲銑谿龍門爲
虬戶崑山本谿作銘常熟本作銘皆誤今正之

△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
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

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
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踊冤痛數絕明年
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爲詞載于素旌
迺作誄曰

粵昔姬代徂靈而衰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
綿世洪丕秦翦魏錯奮鉞秉麾漢庸吉駿名賢纍纍
睢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興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
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迺矣胸封迄唐踵武
瑯琊之別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爲吳始祖泊先司馬
連理擢英兩枝之胤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

左時嘉績樹位九卿分祿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原
沒世稱仁公生神秀先公愛子早馳雋譽克紹休美
羽儀初升牙角歛起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
日緝王旅公之勛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祉
命也如何猝見傾圯嗚呼哀哉初爲大行有經
有國之卹言共其旌厥車告虔抒帝哀誠惠文嶽
嶽大瑄怵懲聿巡南楚去吏蚤螟察理冤獄活者千
人洎洎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當兵完其危
堞奠我帝京遂叅中臺東山拊循攝機而謀建立
三城咸寧逆節折其勾萌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

波血戰渤海朱腥越氓煦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遇
修亭營有新竈旁見烟青帝曰汝仔常在行間
惟汝賢勞其週我邊閃閃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
歲有報聞罔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
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
繼蹙糧盡翳翳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
疆場之事何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
如轉圜走先公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
繼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詬嗚呼哀哉
惟帝惟天命之攸制亦旣惠之又復蹙之亦旣珮

之。又復翻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萃之。悴忽墜之。昔也何順。今也何盭。誰為推之。誰為擠之。誰獨徘徊。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幹流。隨之以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續承。不隕其世。必復其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

并序

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縣男子羣入張貞女室。以椎槌亂擊。膚肉寸斷。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繫手足刺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羣賊。日闖帷幃間。志意皎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

作野廟神經不佳

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飭其意而殊其辭云。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姻。今憶昔二八。爰來嬪兮。魂獨守此。甘苦辛兮。夫雖不夫。寧敢嗔兮。房櫳空虛。月西淪兮。機杼軋軋。靡昏晨兮。胡為委棄。苔生茵兮。蟲絲罨戶。滿埃塵兮。床頭刀尺。纖手親兮。遺掛在壁。皆所珍兮。魂兮歸來乎。

夫作天

魂兮歸來乎。南有列屋。父焉居兮。少小携持。事遨嬉兮。母為剪髮。親畫眉兮。出門辭母。行道遲兮。丁寧汚澌。莫後時兮。小妹呼姊。泣氍毹兮。倚閭。今過黃昏期。

庶作庶

今當年鬪采猶在筭兮羅襦粲若嫁時遺兮鳥違故
林何所如今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夫門淪喪慘傷神兮閨房腥臊走鹿麋
兮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修容誇質徒悲辛兮旁皇中
野誰爲鄰兮白日黯慘玄雲屯兮青草漫漫不見人
兮羣鬼啾啾亂流燐兮柔軀雅步忽逡巡兮眇眇默
默將安遵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東有穹祠門廉肅兮朱火粲粲麗文木
兮黃金鎧甲光煜煜兮雲中鼓樂來逆復兮神女迅
衆齊懽睦兮靡顏盛鬢被綺縠兮芳馨雜糝紛郁郁

今遨遊閭闔驚輕轂兮邑宰敬恭虔尸祝兮聞安弘
覩永宜屋兮魂兮歸來乎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吳江曾姪孫虹訂

卷之三十一

齊川武王

...

備米世國公...
公...
...



卷之四